

劫余小记

臧穀

咸丰三年岁次癸丑，粤贼由武汉东下陷金陵。时余年始冠，两应童子试不售，拟弃而从戎，先君弗之许焉。犹记有正白旗汉军书羲者居城南，好谈兵事。二月二十日遭于路，下马执手，谓贼昨至真州，将合大股来犯，闻眷属已东徙，书生文弱，恋恋危城，非计也。余于是晚即携仆至邵埭。至今心感其言。

张小虎名翊国，由盐知事统古观音寺练勇仅五百人，最雄壮。闻江寿民将为饵贼计，率队围其宅，缚献之，请以奸民论，当道代白其无他遂止焉。小虎常怏怏，窃语人曰：“以钱畀贼，何如添兵守城”其论亦颇伟。

二十三日，贼入扬州。教谕黄元灏，把总田登仕[死]之，盐运司、知府、同知、两知县、参将、都司、守备等具免于难。先是漕帅率兵南下，将营瓜州，又欲驻三义河，最后驻五台山，借淮南保卫局为粮台，城陷即解维北去。乡民歌以谑之，有：“漕督八十三，驻扎五台山，船头向北不向南”云。

贼初入城，先至各衙署搜库帑，劫囚狱，见号衣者手戮之，呼为妖。谕居民无或出，居民亦弗敢出焉。是夜有由天宁门逸出者，见贼啸聚酒食肆中，酣歌畅饮，灯火未息，残扉皆紧闭，无所谓城守，使于此掩而袭之，必能得志，奈承平日久，诸君计不及此，甚可惜也。翌晨，教场下街诸茶社犹启门，偶北门桥上一贼年十余，逢人便刺，以杀为戏，始各鸟兽散。嗣出伪示，令民进贡，驱民拜降，男为男馆，女为女馆，潜以兵法部勒，或夫妇暂相语，谓之犯天条。良民不肯为旅帅、为司马、为百长，市井无赖及蛮横仆妇，喜充之，蓄发包黄紬，扬扬意得，凡平昔睚眦之怒借以报复，其荼毒有不可胜言者。

凡贼讲道理，先示期，至日，高踞板台，言天父天兄救人之苦，令若等下凡，好大福气。尽情搬演极诸丑状。每食必唱赞美。又著有《三字经》谓天父名爷火华，红眼睛，绿眉毛，六日间造成山水。复讳丑为好，书国为国，其诸说鄙俚类如此。

贼尝一至仙镇。由是而马桥，而邵埭，河东人心惶惶。适琦侯军至甘泉山，贼乃撤队回为抗拒计。陈、胜两公毁其新筑土城，势甚锐。鞠殿华扎城西金匱山。双来扎城北凤凰桥。贼遂不敢启西北门。为时逾城陷仅十日，早没有人稍事支持，则吾郡数十万生灵何至涂炭乃尔。

阴阳生高殿元者，滑稽士也。全家陷城中，无可脱。传闻有乡民进贡，诸门不禁其出入。于是密约戚友携老穉数十人，或载酒，或负米，与夫糕脯菱枣之属，鼓吹而出，径投伪衙，称自槐子桥特来拜献。贼喜甚，给以伪示伪书。高谬为顶礼，仍以鼓吹前导，欢呼雀跃，即所携老穉数十人亦复游行街市，嬉不知愁。城中有素识者，见高生欲唾骂，高更未便显白之，乃未几已离虎口矣

。是虽事急智生，岂非玩贼于掌股上耶。

江寿民本以字馆为生活，有兄依某商自经死，寿民具槽往收之，一无诈扰，商因重其人，凡有善举，悉倚托焉。由是忝列堂董，地方亦目为善人，得通声气，稍稍乘舆矣。道光壬寅，夷陷润州，商人惧，使寿民与颜君款之，夷果不来。至是将复为斯计，商诸颜君，颜君曰：“彼夷也，饱则去。此贼也，名不正，汝安则为之，吾不与也。”嗣后但闻居民隐相庆，谓善人有以安我，究未识其计之果何在。城陷后，寿民亦罹于难。其子旭为贼伤面数十刀未得死，余盖于河东亲见之焉。

贼慑于琦营，不敢往西北乡，然东南一路，与瓜州相连属，贼踪尚络绎不绝。会雷君携钱东平来，议保里下河，由邵埭至仙镇，遂撤万福桥，营于河东，张小虎亦隶焉。五月间，约合兵攻城，前锋已登，行至广储门街，未及斩关，为贼所扼。张小虎与双来逾城下，小虎幸无恙，双来中枪子伤重遂卒。琦侯甚痛惜之。

自贼踞城毁落星街居民[民居]为教场，即以砖木就城构戍楼及城堞皆加三尺。又童与童相狎，每呼为“小把戏”。及贼与童狎，亦以是呼之。人家兄弟行当区别，或称曰：“大王爷”、“二王爷”循次以类推。后男妇遇贼，无不奉之为“王爷”。

吾郡团练以钟小亭先生为最，与六合县温公并重。先生讳淮，丁酉孝廉、家于红桥，时出挠贼，瓜州贼颇畏之。自先生阵亡后，贼举杯相庆。郡人奔走糊口，散处四隅，恒苦资绌而材短，迄无能自成一军继先生而特起者。

董三妄子，一村农耳。当军务倥偬之际，州县未启征，凡佃人田者，亦思抗租不纳，豚酒莅盟，推董为首。董以武孝廉蒋某最倔强，必先除之，乃率众前，时尚无械，锄棒而已。蒋某应以火器，当者辄毙，后各骇散。雷营闻其事，即派队往剿。访知董匿女婿家，初搜不获，已将去，见床忽振动，疑之。盖床以木承板，更有曲木外护，董即贯卧其中，至是亦惧，其身战栗，故就擒焉。是役也，克期扑灭，幸不为害，然不无少滥。据韩仲甫世丈云：勇目孙德富等所献首级，有白发垂垂而耳环眼分明者。岂老妇人亦叛党耶？

雷营初议，以投效为将，以招募为兵，以捐输为饷。继则投效者不能办贼，专办捐。东乡富室咸乐输而征比之甚，有副贡为所辱，诉控不已者。富室不足，又创为捐卡。其法禁一同于关。当军饷支绌，吾民亦谅其不得已。迨后此沿以为例，久之无革除日，不能不谓雷君为始作俑者矣。

十一月，城中粮尽，贼由东南路窜回瓜州，冯景尼营先溃，琦侯特罪之。当是时，各虽合围，贼犹众，自三义河为毛三元所扼，往来不甚便，姑委去耳。未必即能制其死命，余盖不以是责景尼。余见东关城坍数丈，居民出入

悉由此，询知为军炮所毁，贼日以枪百杆守之。景尼既在前敌，素称勇敢，麾下又多猥捷士，苟效死于此，不犹愈于小茅山之毕命乎。

城复后，余亦随众归来，遍访戚友不可得，幸旧庐犹在。遇韩媪于女馆，彼系为余家居守者，身着鲜衣，面容甚槁，尚喃喃为余道：某物贼毁，某物邻取。余反宽譬之。见饭箩中一掬，又有物形似皮黑黄色，卷而弗舒，询知乃旧箱上剥得者。至此不觉声泪俱下，因嘱与偕出。韩以少擒贼遗，不能舍，仍居城，复为兵搜括去，始孑然一身来投湖东旅舍也。

琦营由堡城移至桂花庄与雷营相犄角，进逼瓜州，虽未能驱贼去；贼尚未能北窜，居民稍安之。郡人有衣食者，仍居于外，雇仆守其屋，其不兼顾者，即为黑头所偷拆。黑头者别乎红头而言，虐则一也。斯时民家具食，久无芦苇供炊爨，咸以旧木代，虽雕梁画栋。黑头举石桩之，碎为柴，每斤只三钱。往往有适见为屋，旋见为墟，盖黑头于人静时，以大索遥曳其柱，轰然一声，又一家灰烬，以故毁于红头者少，毁于黑头者多，无地[所]不为。

初时衙署犹有存者，惟参将葺而居之。知府则馆于东关街，为董雪舫先生指备入官之宅也。两县则一在仙镇，一在邵埭，城中虽有行馆，每托催趲事互相往，盖为有警地耳。黑头知其意不在此，胆愈试而愈壮，每来皆以夜，始固见其有房有廊焉，继乃仅见其为堂为门焉，终并不见其一椽一瓦焉；厥后规模旧治，重新创建，靡善后之款甚巨，委董由是起大厦，工匠由是获小康，此又一时也。

吾郡收藏家甚多，然真贋参半。画士李萼生陷于贼，遂得恣为搜讨，凡可宝贵者虽装潢精致皆揭取中心，便是携焉。城复后，李已死，故纸成束，被兵攫去，枉为他人作嫁衣裳耳。嗣闻琦营粮台李某所得，甲于一时。

贼诸馆林立，有一技皆收录，如避而不入其中，名曰：“外小。”外小恒苦饥。九月初三日，忽传令诈外小至南门领粮，时伪总制陈酋驻南城楼，督牌刀手自后蹙之，出城即被戮。初九日，又传令谓前此人数，实厌其多，今则真可领粮矣。外小误信而踵至，驱戮之无一遗，委尸于河，河为满。

自琦侯卒于军，托将军代之，瓜州贼复蠢动。咸丰六年岁次丙辰三月一日，贼再陷扬州。知府世琨死之。世公和厚持正，尤爱惜士类。初闻警，即为死守计。先一日犹自往米市购粮，借安众心，豫囊土，将闭塞诸门。当二鼓时，贼于北门外鼓噪焚民居，公方登城督勇以枪击之。旋亲巡至梗子街，从者少，贼出不意拥而去。盖贼诈为商贾，早伏于宜昌客栈乘昏黑偶得志，以众少仍潜伏无声息，故城中人罕能知公耗者。翌晨外贼始入城，弟[第]驱强壮者隶伪军，并无意久居。后闻拥公至三汊河，乡民见之垂泪，又拥至镇江不屈死……

是年二月晦为清明，即城陷之前一日，晨起郡庙焚香者犹络绎不绝。时余

侍先君暂居城中。午饭罢，见居民扶老携幼趋而北，谓贼已逾三<汧义>河，邻里皆去。先君亦命随之行，至北门拥挤甚，仓卒不能顾。忽相失，寻至薄暮，始得复聚武庙后门阶下，当日小憩处也。缘城门已闭，复归家谋一食。是夕未能寐，频登南城探望。近四鼓，先君起如厕。余有鉴于日间不获及时出，清早抵城下庶启钥。即前行才及半途，前有云：天宁门已开者，至则果如言，遂偕出焉。城复后，先君询查当夜情事，并少迟者皆被掳。每窃谓曰：“天佑吾家，不使一见贼，嗣后须好为人，小子其谨志之无或忘”。

雷营自杀钱东平后，河北从之来者如李三闹儿等皆去而归乡里。适复经溃败不能成军。微特无以办贼，即他日诸捻之麇聚，亦未必不由于此。

蒋王庙马队营为德公所统，未溃散。翁少詹退屯邵埭收集骑兵，会贼亦弃城遁，窜回瓜州，军事复振。

城中被掳者多家室仳离，又百业具[俱]废，枯坐无以活，妻子往往屈为营兵缝浣，有心人所窃悯也。若余所闻则尤异。一日有少妇与邻妇饶舌，谓之曰：“汝恃汝家有某将爷耶，汝知汝家将爷为吾家副爷所管辖耶！”噫！廉耻扫尽矣。

三<汧义>河高曼寺旧有塔，自贼据毛三元之营，以苟弹聚塔中。有吾郡人潜为种火，至夜乃发，势如山裂，凡一砖一瓦无不迅有力，毙贼甚众；于是有乘间逸出者，有新掳误罹难者。惜其人亦轰死，终不能得其姓名。

自五月至七月不雨，江北奇旱，下河诸湖荡素称泽国，至是皆涸，风吹尘起，人循河行以为路。乡居苦无水饮，就岸脚微润处掘尺许小穴名井汪，待泉浸出，以瓢勺盛之，恒浑浊有磺气，妇子争汲视若琼浆玉液。田中禾尽槁，飞蝗蔽日，翅戛戛有声。间补种荞菽，亢不能生，即生亦为蝗所害。斗米须钱七百，麦值与之齐，凡民家不饔粥而偶得一饭，邻女羨且忌。磨麦尝至四五更。平时以面食人、以麸食犬豕，犬之娇者犹不肯食麸焉。今则煮面为稀糊，麸虽细终不受和，略切之呼为钉条，沉诸釜底，熟以疗饥。然亦有买粪田之豆饼而食者。乡民频为余道其苦，余慰之曰：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，饿而死较兵而死不犹幸耶。盐运司以盐产于场，且课税所出，将借之充饷，宜与贼远，故寄馆于泰州，初试就场征课法，销甚畅；嗣思引地渐退出，仍行票盐，商人冒险往，获利颇厚。泰州繁富，几与往昔之郡城相埒。

七年十一月，德公复瓜州，时镇江亦复，遂引兵而西。居民私相庆，从此将不复睹兵革矣。诸肆渐复业。八年中秋节，辕门桥观灯者拥簇如盛时。俄闻德公由浦口败回，余亲遇诸军于槐子桥，不特弃曳而走，即走亦不克走也。是年岁次戊午，九月三日，贼三陷扬州，淫掳逾于前，凡西北乡未经兵燹之地，几无一免；又至陈家沟，谋东渡，幸毛三元于六闸口以巨炮击之，贼乃退。

运河一衣带水，所保实多，然亦岌岌乎殆哉！

张总统由江南来赴援，渡自八江口，至万福桥，桥已撤，备船稍稍迟，贼闻风已弃城遁。总统入东关，旋出西门，居民皆焚香顶礼；遂留张玉良、马德昭共守之。后张分兵南去。九年十月，李若珠自红<上山下窑>溃围出，贼蹑其后，马率军城西司徒庙迎之，得无恙；因与贼酋陈玉成遇于金匱山，即谣传所谓四眼狗者方搏战。贼忽退，马亦不追，启闸入西门。今党军楼前两木犹在，其遗制也。马复正队出，便益门防东窜，又与该酋遇。贼知有备，乃去。斯为扬州第一次真城守。

贼以吾郡人旋掳旋遁，为仿狱囚刺字法，庶使降心相从，莫敢复出。其在颧间者，太平两字分列。额上者，太平天国四字并列。且有颧间额上六字俱备者。刺成后，以蓝涂之。大营知其故，凡难民投往咸遣释弗之罪。然究未免自觉形秽，颇思磨荡以灭其迹，无如深入肌理，致令终身为白圭之玷焉。

李若珠既至扬州，江南有警，马德昭复引兵去。李素疲软，人呼为李驼子，咸易视之。有薛老小者，投诚后改名成良时由浦口来，因发饷稽其册，薛不服，驶船北上。王万清驻邵埭，为所执，系诸桅。詹启纶、赖正海闻之，率师追及于王家港，仅以万清归。薛诈言舟复死，后又往投李昭寿，昭寿斩之以徇。

十年八月，都将军至扬州营于五台山。以詹启纶为翼长，驻三<汜义>河，以海翼长统马队。海亦苦战者，一日击贼胜，驰马赴营白事，忽苇莽中有年幼贼枪击之，伤重死。将军甚惋惜焉。又有胡子英者仅数百人，颇锋锐，扎都营对岸之老虎山。贼或乘间至，以刀斫营门，勇亦以刀应之，终不能入，寻复去。时贼飘忽无定，往往遇村庄即止宿。将军探知其迹，夜出队迹其地，四面皆沟，攻之不易入，以火箭焚其庐，贼欲出亦不可得遂聚而歼焉。此贼在扬州受巨创之始，至是不敢轻入境矣。

詹启纶驻三<汜义>河，年最久，独当一面，其功自不可没；然苛敛妄杀，就传闻所得者，非只一二端。后虽积有巨资，退居郡城，几于闭门学圃，不与世事，识者隐卜其难全终焉。王万清驻邵埭，亦有年，能兼顾地方事。团练大臣晏公住丁沟张家家，张被盗劫，伤而死。时方捕获多名，究其赃。王谓既为盗，当就地正法，以警其余，乃聚而并歼焉。湖水秋涨，例验志桩，启坝宣泄。王深信保一日，多收一分之说，尽力抢护。后水与堤平，不能支，西风忽越堤东注，小陆堡、大王庙皆成决口，堵塞之费帑甚巨。王又于宝公寺旁起三圣殿。三圣为何？中奉关壮缪、左文昌、右财神。邵埭人至今香火不绝。

先莹在邵埭西岸唐庄，松柏蔚然，……诂料王万清军规弗肃，纵勇剪伐，族人哀之不能止，余小子实痛心焉。

大王庙决口日，余方寄居永安葛村，……水至暴长数尺，……晨鸡鸣屋巔，田蛙吠床底，蛇<虫玄>亦蠕蠕然欲与人争栖息间，闻丁当声浮水入户者，不知谁家瓴甌属焉。……水气温热，触之罔弗病，幸不至传染为大疫。如是者月余，水渐落。……迨重阳后霜风告警，往来稍有人迹，……乡农补种二麦，多有淤垫不能耕者，由是湖东之民荡析亦如遇寇者矣。

十一年七月十六日，文宗显皇帝龙驭宾天。是日大风雨，有声隆隆似雷非雷，或谓天鼓鸣。又喧传永安之西，有石坠于地，浅紫色，计三五枚，为公道桥阮氏携去，余亦未暇就而质焉。

郡城凡三陷，丙辰、戊午为日浅，惟癸丑二月至十一月，初惑于江善人饵敌之说，本无巷战事。或骂贼不屈，或阖室自焚，与夫仰药赴水投井自缢。男儿豪气，志在千秋；至若误出为贼夷，无粮始绝命，毕竟能死，荷恤银难荫之赐，俱无愧焉。他如自拔来归，虽衣冠中人，朝廷方示以宽大，乡里亦不必咎其既往。浸假有为贼效死，擅威福以杀人，并献媚而戏侮圣经，闻者能无发指乎！相传某明经迫于贼，渐有所统，至六合城外，为温公焚死于龙池。余盖深耻之。某明经素有书名，凡伪馆颂联，多出其手笔，至寻衅杀人之父，余甚欲唾骂之。某孝廉老大无子息，昵妾童，因陷于贼，贼授以天官丞相，虽无螳拒显迹，尝戏改论语，殷有三仁为二仁。有询之者，云：“微子变妖去矣。”侮圣人之言，莫此为甚，余安得起九原而挞责之。或谓传谓未必实，即实亦吾郡人，宜为讳。余曰：金兀术破宋海舟，乃闽人王姓献策，当时未闻以是撼紫阳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余姑备举以劝戒来兹。

贼势已渐衰，而都营之操无虚日。汤某扎凤凰桥，步伐极正齐，然有如象戏，车当出则出，马当走则走，兵卒当过河则过河，尚嫌其缓，操者操而行人不停瞩目焉。胡子英扎老虎山，每操日，观者立而俟，俄焉分，俄焉合，或以遇贼而奔赴，或以追贼而包抄，金鼓喧阗，旂旆飞舞，顷刻间风云万变，即将军选锋犹少逊之，乡人咸叹为目所未睹焉。

富明阿由都营分兵北上会剿苗沛霖，王万清军亦隶焉。时苗贼围蒙城，僧王复围之，官军与贼迭相围凡三匝。苗贼思窜东南以分其势，自出探访，万清亦懵不知也。先是万清分二小统带部守之，属营各数十人，屯水次以为巡卡。北地瘠苦无可扰，稍稍掠行旅。是日有船来曾伏于圩内，见壮者先登，老者随诸后，因突出夺其船，老者不服，遂刃之，壮者回顾，惊曰：老先生被伤矣！勇亦不知老先生何许人也。偶白诸统带，统带白诸万清，嗣风闻渐确，群勇分其尸，万清欲攘以为功，诱二统带并杀之，或云逸其一。诸军凯撒，万清仍居邵埭，旋即病，见所谓统带者，与之索命，旋复死。营中人以为冤报不爽，特为余历历言之。

六年十二月，忽闻捻警，先是捻败欲南窜，由六塘河潜进，淮以下无知者。高邮近河堤，以城闭不得入，因至邵埭，自称败兵，入市攫食，盖不食已六日矣。许竹香孝廉拟邀巡检为弹压，遇捻罹于难。旋复至仙镇，始大肆掠。日将晡，适万福桥图遁，华字营吴君率勇截其后。捻之前队已及湾头，曳布为桥，蚁而渡，适水师廖君以炮击乃溃散。赖文光困不能行，席地吸鸦片，被掳妇女唤兵往，华字营掩袭之，执而归。团因闭营门，巩固地方与分功焉。是晚微雨，余在东关城上，扬营朱海秋、吕玉堂诸子集精锐二百人思一战，见廖君挈舟回，得捷耗，遂启钥出北门，将搜获余党，以余短视不习骑，夜昏黑，未便偕往，遂止焉。后闻捻众千余人，雄捷[健]如李云（允）辈，有马尚能走，西投李昭寿，昭寿留之，计缚以献，而捻之根株始绝。

李昭寿投诚后，改名世忠，是为豫胜营。凡竖有旗帜，舳舻相接，咸曰军糈、厘卡无敢过而问焉。凯撒后，忽来郡城。发甚少，人呼为秃子。曾买包氏棣园，今易为湖南会馆。又有宅在琼花馆南，售洋人为耶稣堂，今为淮南书局。其姬妾颇众，往往以毡复地，相扑为戏，挥金如粪土。嗣因与陈万云寻衅，势汹汹，郡人有惧遁为移家者。李自是亦不复返矣。后予赴皖，至夏塘，谒见马小云夫子，道往滁来询访其人，方谓贫而衰，以赌戏为生活，可卜无他志，熟意一旦故态复萌，竟终膺显戮哉。

盐有正课，有杂支，杂支按例报销，其数不逾于正课，以故商人获利，为广结纳。自军兴以来，易为盐厘，较课大。盖督臣主之，由外支销，如军饷之报部，滴滴归公关。凡夫秋风游客，投止两淮者，往往兴尽而返。

盐政旧署初为贼酋曾立沧所据，去时复焚之。洪琴西都转就其地建万寿宫，其西偏有盐义仓在焉。